

# 仙侠古偶剧走向下坡路

近日,《星落凝成糖》《重紫》等仙侠剧同时播出,从剧情到人设到恋爱设定,依旧跑不出仙侠剧老套路,甚至《重紫》成为《花千骨》的拙劣模仿。情节老套、人设刻板的古偶仙侠不可避免走向下坡路,如何寻求内容的创新转型,值得关注。

## 陷入套路没有创新

古装神话爱情剧《星落凝成糖》用神族、人族、兽族、沉渊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构建起故事框架,上演了一出仙侠版的“上错花轿嫁对郎”的戏码。为了维护四界的稳定,人族的青葵、夜昙两位公主,要分别嫁给神族和沉渊族的皇子,不料在迎亲当日,被沉渊族的大反派三皇子使用魔法换了新娘。本来要嫁给沉渊族当“恶魔”的泼辣公主夜昙,被神族皇子玄商神君接走,开启一段啼笑皆非转而虐恋情深的仙恋剧情。

这部剧还是延续爆款仙侠剧的框架,只不过在角色人设和具体剧情上做了细微的改良。玄商神君依旧是要拯救天下苍生的神仙,他的使命跟其他仙侠剧的各类“上神”一样,在父权神威的压迫下,耗尽生命修补归墟进而拯救四界。只不过玄商因修补归墟灵魂飞散后,不是到人间历劫得以重生,而是幻化成三片“神识”,也就是三个人,剧情设定三片“神识”都分别爱上夜昙,才能让玄商重新魂魄归位成为神仙,复活后继续维持四界安稳,并揭开夜昙姐妹的身世之谜。这个剧情其实是“三生三世”虐恋的变形,变了点花样,多世相恋的剧情设定没变。在剧情人设上,夜昙一出场依旧是类似其他剧中古灵精怪的“小仙”,通过与神君、上神的虐恋得以成长,玄商依旧是冷若冰霜、情商低、牺牲感情拯救苍生的程式化角色。女主角负责喜剧元素,男主角负责推进剧情起承转折,这两个角色搭配,追求的是“上错花轿嫁对郎”的喜剧效果。但是,该剧的节奏不好,男女主角在神仙宫殿里“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剧情写得很细腻,但有点冗长,搞笑日常多而平淡;夜昙寻找玄商魂魄散后的三个分身戏份则如走马灯,见一个爱上一个,谈完一个甩一个,剧情不太具有吸引力。也就是说该剧剧情的创新脑洞有了,但具体到这部分剧情,很难写出精彩,想写精彩了篇幅不够。《星落凝成糖》还是大制作的正统仙侠剧,服化道、选角、表演都可圈可点,但喜剧元素和剧情

创新之间的平衡没太把握好。

杨超越、徐正溪领衔主演的《重紫》,剧情和人设很像是低配版的《花千骨》。该剧剧情很幼稚也很无脑,“傻白甜”女主角拿各种无理取闹、缺心眼当有趣,很多剧情推进也不讲逻辑。这部剧有喜剧元素,但不搞笑也没有虐恋,用网友的话形容就是“作精”女徒弟与高冷又油腻师父的无聊日常。《重紫》的魔尊逆轮之女与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仙界尊者的虐恋相爱故事设定,其实已经被类似剧情的《花千骨》演绎得精彩至极,再演一遍也拍不出什么新花样,而且剧本质量不行,选角降级,表演降级,不知道拍出来的意义何在。

## 越来越成快消品

仙侠剧经过近20年的发展,历经多次小高潮,现在成为剧集市场非常成熟的类型剧,有稳定的受众群。仙侠剧能依旧被市场看好,是因为仙侠剧中有独特的东方文化意蕴,有“神仙人妖魔冥”的中式传统神话想象;精致的仙侠剧在服化道、场景的打造上,充满传统审美追求;甜虐交织的感情线融入救天下苍生的道义追求,凸显的是“侠”的精神内核。另外一点是,仙侠剧跟青春爱情剧一样,是最能捧出年轻顶流明星的偶像剧。

最早一批网文改编仙侠剧赢得市场青睐,《古剑奇谭》《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超级大爆款,就像造星机器一样,让赵丽颖、陈伟霆、杨幂、迪丽热巴等演员成为“顶流”。此后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宸汐缘》《琉璃》等剧依旧保持了不低的热度,但此时仙侠剧不再是谁演谁火,而是仙侠剧开始寻找好演员,开始凭借强类型剧加优质演



图片来源于网络

员来寻找突破之路。到了最近两三年,《千古玦尘》《月歌行》《与君初相识》等剧用再大牌的演员和流量明星,也换不来口碑和超高的热度,甚至成为被吐槽的对象。从《重紫》这类剧来看,曾经风光无限的仙侠剧,越来越成为一种快消商品,或者饭圈的消费品。

早期仙侠剧确实把虐恋、复仇拍得荡气回肠,而当下的仙侠剧借助宏大世界观设定,玩起了小儿科、欢喜冤家的恋爱剧情。现在的仙侠剧,其实无论谁来演,观众看腻的根源是如何对“三段式禁忌虐恋”剧情创新转化,或者如何摆脱这个创作套路。批量生产的仙侠剧只能继续制造老梗剧情、套路式人物,越来越没有灵魂。 据齐鲁晚报

## 长篇小说《耐烦》:

## 根植乡土呈演陕北乡村五十年变迁

一个家族的生存图谱,一部陕北乡村五十年变迁史,长篇小说《耐烦》近期推出,其根植于乡土的原始生命力被认为铸造出了充满力量的精神内核。

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南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姚仁才长篇小说《耐烦》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总编辑陈涛,河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张艳代表主办方出席。《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黄国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长、总编辑宋强,《北京文学》副主编张颐雯,作家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部主任李宏伟,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徐刚,对外经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褚云侠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长篇小说《耐烦》讲述了杨祯秀一家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从四川逃难到陕北皮家沟后所经历的曲折命运。据介绍,书名“耐烦”是陕西方言,表示承受人生中一件接一件琐碎的各种委屈烦难。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在书面发言中表示,《耐烦》讲了一个令人回味的中国乡土故事,小说虽为处女作,但在写作方面的特色引人关注:首先

是个性风格浓郁,乡土气民间情,信天游巧妙运用,提升了作品的西北乡土风格;二是叙事结构巧妙,以祯秀和祯虎命运为主线,交叉叙述,因果相扣。他认为,这部作品为中国人的生生不息写心立传,揭示了在苦难与考验之中,中国农民如何跨越局限、如何维系家族荣誉,努力给后人留下精神财富,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对当代中国的观察,对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洞察。

程绍武认为《耐烦》给人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在众多主旋律的乡村振兴题材中,这部作品是真正与农民零距离,贴着农民的体温、农民的心跳、农民的泪水写就的长篇小说。《耐烦》提供了一个生动鲜活的范本,它写出了农民的坚强和软弱,善良与刁蛮,写出了他们的互帮互助与互相伤害,写出了他们的美与丑,绝望与希望。书中的人物塑造真实、鲜活,尤其是祯秀、祯虎、祯秀的父母等人,代表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是中国农民的缩影。由人及物,作者不仅生动描写出农村的家庭史,更映照了整个中国村庄的历史与变迁。

在黄国辉看来,《耐烦》人物塑造成功,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人性的挖掘把控到位,具有渗透到农村生活肌理之中的情感。小说丰富的表达手段增加了可读性,插叙、倒叙、信天游、人与魂魄的交流等等,均具备一些探索性和实验性。

小说中给宋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祯秀的弟弟祯虎,“他象征着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在一跃龙门半途而废之后,如何继续在农村环境中生存的一个缩影”,他们身上的反差具有一种悲剧色彩。

而张颐雯则将目光聚焦于书中的女性形象,作品以主人公祯秀的故事展开,祯秀是一个经典的农村女性,她能够淳朴和踏实的活着,常说的话就是“只要活着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祯秀很有自我,有自己的情感追求,与此同时,她又是务实的。

在勾勒历史故事的同时,《耐烦》也不乏哲学层面的思考。徐刚从小说中看到了作者对现代性的批判,乡村的愚昧、落后与祯虎努力奋进造成的冲突,以及装家谱的盒子居然是空的,都寄予了作者对根的缺失的隐喻。“无论是祯秀所追求的稳定生活还是我们对家谱的寻找,其实都是追寻一种确定性,它也是一种根。最后家谱是一个空匣子,象征了确定性的丧失。”褚云侠说。 据中新网